



歐餘漫錄卷第七

烏程閔元衢

常熟二碑

家君以雲間通守移署琴川時邑中櫃銀出
放無法吏胥每歲受賄約有千金於是櫃役
最苦偏枯京貯莫進主計丞簿被督皇皇家
君建議均收均放監司按使曹公時聘覽之
大爲稱賞隨命勒石未爲遵守彼民至今稱

便前此本邑櫃收多勒耗贈隆慶五年姚江
張龍津公封到任甫月廉知此弊亦嘗豎石
痛懲故邑士大夫頌曰洞悉民瘼剔除不宿
兩公若伯仲然今堂之左右竝建豐碑茲錄
其文儻觀風者寓目於斯得俾每邑出納必
以是爲法程憔悴幸少瘳矣

一裁革櫃收勒耗碑記

辛未

姑蘇之賦甲於東

南而常熟在姑蘇號稱巨邑邇因賦重役繁災

荒頽至十室九罄矣余自贛移熟綰綬以來每
見疾苦之狀輒惻然痾瘝自媿謏劣未能登之
殷阜顧嘗聞之省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非爲
民牧者所當亟加之意乎本縣會計徵銀歲約
十二三萬如遇傾銷起解每兩火耗四釐解杠
六釐此載在書冊有定例也日久弊滋經收之
人額外倍索有一兩加至六分七分其最少者
亦不下三二分焉余蒞任甫月訪知其弊遂按

治之彼愀然泣曰某誠有罪望垂聽焉余一一
研審始知拆封之時吏書門皂等役皆有常例
如蠅攢腐環聚需求其強梁者則公然攘臂拒
頭亦不敢怒及其正數虧損含淚賠償僅免罪
耳余始而疑旣而博訪咸稱此弊非朝夕矣夫
糧長之一分人戶之二分也柜頭索糧長糧長
索人戶展轉聚斂竟爲奸胥悍卒之魚肉民窮
財盡之秋何堪此橫征哉又因是重有感焉治

流者必澄其源模影者必端其表苟余行之有
迷而徒以嚴刑峻法繩下是源汚而表弗正也
民心至愚且至神將誰欺哉於是懸之禁諭矢
之天日舊例有所謂明加一分者悉已之畸零
所積每兩亦不下一分之數卽以四釐爲火耗
六釐爲解杠外此而更有餘羨則本縣交際禮
儀酒席之類咸資焉聽其自餘非取盈也柜頭
有仍前加勒者許糧長人戶赴堂直稟輸將者

自是爭先矣本縣一應糧差自船頭而下卽稱
柜頭每歲有裨補役米八百餘石余蒞任初克
是役者尚有二十餘人以其難也余恐役繁弊
滋僅留丁產相應者八人餘悉蠲之後遂爲例
夫吳中糧役北運最難喪身罄家往往皆是若
柜頭則有納有出擇一謹厚者充之足矣艱曷
故哉惟無名之費百出而柜頭始告困矣是在
爲民牧者一加之意余與言及此非敢市廉獵

譽也民瘼官守所係匪輕同志者試一覽觀必
有以知余之深憂矣

一均放櫃銀議碑申文

乙未

爲懇乞申立成規

以平役累以杜奸弊事據通縣收頭某某等呈
稱本縣諸役惟櫃頭最苦其間出放之弊多起
於狡猾之徒如馬役卹孤等項無賠耗者鑽刺
放支如金花等項最多耗贈者躲避不放以此
櫃頭雖同而苦樂頓懸荷蒙蒞政體卹民瘼定

爲均派均放之法奉行以來咸樂至公具稱蓋善祇以暫署下邑竊恐日後良法廢弛懇乞申請憲示以便永久遵行等情先該本職照得本縣歲徵銀兩設立櫃頭近奉憲規櫃頭但令放銀不煩差解謹已遵照奉行矣第於放銀之中未免有輕重不均之弊蓋同爲應放之銀而其間有折耗甚重者有折耗稍重者有不費折耗而輕省者輕重旣殊善爲鑰謀率就輕而避重

安分自守常有重而無輕胥辦任意于權衡奸良頓殊于忻愠惟以輕重之等不明列之章程出放之規不曲爲之均派則其弊隨生本職承委代庖雖僅旬日目擊斯蠹深切不平如本處水陸官兵犒賞銀兩較之京庫金花此爲易辦者也乃有櫃頭周某構通書手劉某竟于一人名下坐放前銀本職查明委屬占輕欺弊由此推類則得志者不知凡有幾人而含憤者又不

知凡有幾人卽行遍詢咸謂宿弊相沿向未清革因欲別爲出放輕重差等使各役循守而行又恐弊實多端頗難洞悉帖行縣丞李興棟范愚從公酌議報稱萬曆二十二年分府帖會計額徵平米若干應兌本色米若干除徭里銀二萬六千九百餘兩另徵外實徵折色銀一十一萬二千六百有零清查支放一節欲使輕重適宜定爲平準良法訪之輿情未有不稱便者第

本縣原分東南二倉倉有四場櫃頭有八欲使櫃頭之均放先當使櫃頭之均收何謂均收通縣折銀約有一十一萬二千餘兩而櫃頭見有二十四名每名各有四千六百餘兩之收數矣向來衆櫃分三班前後輪收如必待前櫃收足四千有餘之銀方使後櫃續收者接管則錢糧旣浩而奸民下戶止完一二三四五分者有之收于前者常易完易完則收必多收于後者常

難完難完則收必少惡能免偏重之弊耶故頭班既有八櫃則每櫃收銀先止二千該班或已收完則二班三班之收俱照此數由是頭班更收若干後班亦以是爲差等前者之收固不爲多後者之收亦不爲少此見行之事例能使衆櫃該班之均收可爲該班均放之張本矣何謂均放該班既已收完則應放者必取足于該班之櫃或輕或重各以等分此不加多彼不加少

雖有賠費人各當之如頭班放完則二班三班之放亦以是爲平準是各櫃該班之均放可爲後日均放之良法矣但各場之人戶銀數固不甚相遠惟南倉之第三場人戶不多投櫃之銀亦少如必俟此一場之收完而後使七大場之同放苟或上之責取者勢迫于燃眉則下之起解者不容以少緩下之起解者如此其孔亟則櫃頭之出放者惟恐其後時安能以七而待一

耶又當爲變通調停之法如七大場收至十分則一小場亦必收至三四分矣大而重者所放認以十分則小而重者亦認以三四分大而輕者小而輕者亦皆以此爲率則錢糧之支放以時而支放之次第不紊其他徃里四櫃銀兩出放亦有輕重並當準則于斯焉據此覆議得衆櫃收銀悉照有行事理固無不均之嘆衆櫃放銀誠如前議均派足爲不易之規顧每班出放

輕重適均是矣然同此班也而人戶之投納者寧無多寡之異乎同此收也而上下之催取者寧無緩急之差乎多者必以急而先矣少者必以緩而後矣一先一後偏重者有之偏輕者亦有之又何以使放之均也大抵放銀輕重雖有三等先于各項之最重者總計若干于歲編櫃收每名通融均派應放若干如遇某項支銀若干某名適足應放之數則儘一人之見收者放

之可也如遇某項支銀若干其數甚多則儘二
三人之見收者放之可也如遇某項支銀若干
其數甚寡其一人應放尚多則放足此項又待
別項放之亦可也如數項並支數人並放儘完
派定最重之數而止不必其多放也或于派定
最重之數終有未完亦必不容其少放也重者
既如此其均派矣稍重者亦總計若干每名通
融均派若干至于出放亦如放重之例不必多

放不容少放其于稍輕者亦總計若干每名通
融均派若干至于出放雖願放者甚衆亦不容
其放多且于三等均放之中又限其先放重項
若干然後許放輕項若干誠如是也向也巧于
畏避惟恐放重之多而今則不患于多矣向也
務爲遷延惟圖放重之少而今卒不可少矣與
其後之難收孰若前之易足與其守候于後孰
若蚤畢于前顧見行事理雖曰前班先止收若

于後班亦止收若干周而復始絕而復續若可
以稱均矣然始一周也前者固在于前繼一周
也前者又在于前將見人人樂于前班而苦于
後矣又何以使之均乎盍若三班既周之後卽
令末班上櫃繼之次班又繼之頭班則易于始
者復艱于終後而難者又前而易是則可補見
行均收之所未周而又可爲方議均放之一助
也如此法一行則操縱之權在我獨持雖吏書

之舞文者莫獲肆其罔上行私之術畫一之法
與民共守雖奸豪之狡黠者不得遂其避重就
輕之謀而主計操衡于上者偶有窒礙難通之
際且隨時潤澤于其間庶于補偏揅敝之方未
必無裨于斯邑也已經行令各櫃少試其端今
據咸稱便益呈懇具申未爲遵守隨備緣由通
詳兵糧二道蒙蘇松常鎮兵備道湖廣按察使
曹批據議均收均放條分縷列奸猾不得規

避吏書不得爲奸委爲通變宜民奚止補偏裒
弊如議勒石堂右末爲遵守又蒙糧儲道湖廣
副使韓 批均收均放自是良法仰照議行

乾象

昔人云天體如瓜辰極如蒂則其體本圓星辰
四布或隨天而左轉或逆天而右行四時流旋
未嘗少息今之圖乾象者環如一餅周圍列曜
團聚圈中上下四旁茫無辨別東西南北一定

不移獨步天歌下有看中星法云某節某更某
度某星中見僅有四時之分而用力亦頗勞矣
愚意以二至二分列爲四象各開一時一面之
星其連接之方東至某星某度西至某星某度
南北亦然如冬至一象釜覆於上則以夏至一
象覆之在下而吾身處其間每昏及候仰觀其
可見者默億其不可見者而全體覩矣二分互
候亦然卽非其時而懸之座隅以身居中隨時

想像均可指掌今監有渾天儀周布星象亦此
意也第渾儀必人在天外而觀天不若四象之
設人在天中朗朗然爾蓋明堂有四照而筋骸
可數天文有四象而垣舍分明其義一而已矣
遊名山記跋

昔子長遍歷名區而發爲文章汪洋爽朗余從
舞象讀書至此未嘗不慨然慕跂因咄咄罵曰
丈夫墮地卽有弧矢襟期奈何跼蹐轅下駒耶

已而顧念方日理朱鉛窺園未暇故卽我湖山
水清遠傳播寰中第知矻項伊吾而黃龍碧浪
尚未辨北南况也岳峙江流奚遑登涉於是取
慎氏輯而閱之厭其冗雜復取東萊臥遊而閱
之迺當年後進之所輯錄又鹵莽無據而徒有
其名好事心知貽我遊名山記披覽數過栩栩
神飛藉令厝足於斯安能悉其委折探討故實
直抵是乎子長以名勝而助文機玄敬以文華

而描勝槩孰謂地靈人傑不相爲增益也異時少能自豎解脫樊籠偶則軒輻竒則瓢笠接子長之武躋九疑會稽挾玄敬之編按其舊述發其未聞放於東岱南衡補其所未及庶幾豁膺臆抒壯懷未知得果願否否是書刻始梁谿嗣無別本僅散見於子正所哀弇州淵泓其敘玄敬履略不知有此則世之得覩者尠矣適余定玉壺冰竣或曰是亦都君撰也因請合授諸梓

永陵信史

編年史嘉靖四十五年按浙御史龐尚鵬以茅坤先爲松江府推潘仲驂爲松江同知皆以性褊不能遷就隙於相階遂悉收其家人子弟上疏劾治云云蓋謂龐由癸丑出文貞門下因希座主之意以羅織兩家並緣宦遊雲間得罪於徐故爾夫兩家之所以速戾余晚不及知第鹿門歷任未嘗節推更何有於推松江也何官何

地最易參稽且猶舛誤若此而况性情嫌隙安能悉真舉此一端彼雖自謂信史吾不信也

先公及董蔡二公和箬溪公夏日登樓望

太湖詩

頃余輯先大王父逸藁雉城趙景山君

從道官

山先師之伯子也語余曰吾鄉丁氏先世隱而好文其所居樓數扁皆湖名鉅所題前癸卯五月箬溪老人顧公首倡夏日登樓望太湖詠而

而家午塘公暨董潯陽公蔡白石公相繼次韻

一時盛蹟今爲孝廉振瀾君所有余聞而慕悅

然振瀾子新特余家未可以輒瀆卽藉手景山

始獲副墨把玩朗哦奚啻澍暘余居瀕笠澤啓

戶兩山相去不逾一舍而未暇登涉跬想有年

今誦諸篇飄飄神越矧覩我先公之遺翰一字

一詠余雖無似真若撰杖屨而追隨者用識下

方以充遐覽 顧 三吳形勝壯南州長夏臨

風一倚樓遠浪接天愁過鳥平沙落日點輕鷗
坐來宇宙真空眼老去江湖有白頭七十二峰
竒絕處扁舟還憶昔人遊 先公 寒風送雨
淨江州雲靄濛濛濕畫樓倚檻湖濤翔振鷺隔
橋沙浦下輕鷗酒旗幾處出林外漁艇分曹還
渡頭到此源流滄海興玉京何事促春遊 董

太湖山水冠南州竒勝應知在此樓雲氣半
空堪起蜃烟波千壘狎輕鷗峰迎遠翠來牕底

浪拍飛花上樹頭晴雨四時俱極目總疑人在
畫圖遊 蔡 太湖水會古揚州與客同登迤
水樓遙指雲生疑海蜃却憐身寄似沙鷗觀濤
枚叔成秋興攬鏡潘郎嘆白頭何日功成拂衣
去扁舟長向此中游

歐餘漫錄卷第八

烏程閔元衢

陳思王煮苳詩

煮苳詩以七步而成說者稱其捷給幸脫劔鋒
然終於猜忌而不翕者亦以此詩蓋玩味末二
句詞氣不免怨而近怒不若易之云苳泣非自
憐箕灰良可惜似得詩人溫厚之意其兄聞之
當或轉相矛而相酢矣

彈正張解元表誤

正德丙子姚江張氏懷以布衣首解其他試墨
今已鮮聞獨衢州孔氏世襲五經博士謝表援
引典切摛藻春華習四六者傳誦久矣其間不
無舛謬有賤後生因條列彈正

承祐叨主簿之官文王改奉聖之爵

按唐玄宗封孔璿之爲文宣公宋太宗召孔
宜爲曲阜主簿襲封傳子延世授主簿孫聖

佑授大常奉禮皆襲封仁宗改封衍聖哲宗
改封奉聖則此二語皆失端的

都杭之駕未脫尚食土田五百之供朔漠之風
遽吹下同編民億兆之類

土田五百不可考若元尚封

編民

聖由天縱膺中國五百年之昌期德本日新開
生民千萬世之鴻業睿知聰明真不世出之主

剛健中正迺大有爲之君歸馬放牛塵周王之
訪道投戈講藝追漢帝之成功

頌聖處須以羽翼斯文維植聖統立意發揮
烏得用此泛語至於歸馬放牛益不受貼

雖南方之派非今日東魯之近支然小宗之流
亦昔日大宗之分散譜牒可證代數可稽旣爲
迺孫當共承迺祖之蔭庇及思迺祖亦何計迺
孫之親踈

按程篁墩聖裔考曰元祐初孔若虛享爲衍
聖公傳姪端友從駕南渡居衢又四傳生洙
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僞齊得先聖後璠亦賜
爵衍聖三傳生元措金末降元此北宗也然
則南渡者爲大宗豫所封者爲小宗元措入
元卒召洙享爵固辭歸衢仁宗得元措宗人
思晦享爵今之爲大宗者皆思晦之後蓋南
宗出於當時享爵之人北宗出於踈且遠者

况北宗始受逆命終於胡元因襲之間尚有
可議觀程此語兩聯亦皆大謬

神道大編壬宗序

我湖分署郡丞羅公斗滇南人在任屢獮劇盜
才望有聲究心方略以家太祖久宦中秘覓六
壬全書於家君索之羣宗不得適有故總制梅
林公募士山陰周雲淵氏寓茗有神道大編壬
宗一集遂延以重幣錄以復羅而余家亦置副

本其序曰六壬之書自輿象而下以及人情物
理之占靡不周備其爲用也廣矣上自黃帝至
於歷代名賢傳述而發明之者亦已多矣顧其
書人開戶牖家騁編摩獨學狹聞窺識有限而
旁羅博貯者則又蕪蔓而披閱苦艱此其爲書
不病於簡則病於煩而鮮得其宗鯁生僻處海
隅志學徒切四方文獻初亦罔所聞知嘉靖壬
辰始有姑蘇之遊遇一陽鄭翁談孫子金口訣

知有所謂六壬者既入婁訪武揮使迺得錄之
明年胡揮使南山歸自京購得金櫃玉衡龍首
金鏡中黃觀月曾門諸經并課斷大占玉連環
無惑鈴等書而太醫諸歸根更遺袖中金壬書
於是稍稍有緒甲午謁都憲笠江潘公於上海
見命法秋詣武進得荆川公之神定玉門靈轄
鬼撮脚玉曆鈴未悟書射覆口鑑諸百章歌而
又有穿壬透易錄之周都憲公有畢法歌錄之

筠庄高同府壬子赴京得王春墟所藏五要權
衡王廬山所授三車一覽乙卯吳判府鼎庵以
兵帳賦及筌蹄遺之丁巳得攘羊秘旨於淮上
陳芝田若總戎俞虛江所傳無惑鈴解則於庚
午入湖得之種種奇秘留神三十餘年循術轉
式嘗試決焉應捷桴鼓而未克成編辛未館於
徽之述齋何君懼簡散逸猥忘固陋次爲一書
以九宗悉立用之法七體盡天運之變類叙傳

課合釋將貴迺總論壬理則竟之諸家經論歌賦其分事課斷創始於龍首五變於中黃凡天時旱潦地理沙水民生庶務軍國征伐射物形性決人貴賤巨細洪纖爲之畢具又綴穿壬透易以通其妙作會鈐以集諸占而壬書之用支分系屬統會其間譬之潢波滔漫莫不朝宗於此凡六十四卷題曰神編壬宗歲在上章執徐再入西吳館閔叔翼氏更爲考訂繕錄藏之行

篋以便觀覽以畢吾生同志之士幸無訾其僭妄云余按篇中不着一語議論深合敘事體且述得書之由變化錯綜莫可摹擬昌陵敘葬佛骨位年如是而已每愛誦之筆諸藁以供爽玩

周天緯度

周天之度凡三百六十又五有奇分布於二十八舍談天者所通曉也不知此特其經度耳經之中又有緯焉辟之蛛網者然一縱一橫交羅

如織日月交會既司此經度矣又必同此經之
緯度然後日爲之食也朱子所云東西同度者
其經之謂乎南北同道者其緯之謂乎若經雖
同也而不必其同緯則一經綿亘緯度尚有三
百六十有奇度雖云同可以相避未必其食也
楚人黃桂峯廉流寓於湖嘗有此圖製爲星盤
以售於世

井田可以禦虜治河

井田良法孟氏言之詳矣然有莫大之利二焉
今天下財用南河北虜費幾太半三代以上獨
省此費者亦以畫井分疆縱橫溝洫胡騎南下
難以長驅獫狁陸梁且不過至於涇陽而已時
雨下降小遂大川以次傳注而後會歸於河河
水流行大氐來自崑崙者十九聚自中原者十
一此汎濫之禍古昔鮮聞自阡陌旣開井田遂
廢平原四望恣意奔馳淫雨浹旬瀰漫無際中

原之水倍於發源有限河身能無潰決秦漢而後河虜爲殃國家之財日匱於此孰知井田之興廢其所關於天下者如此之大哉

作文作字俱以氣爲先

昔學書者見擔夫與公主爭道遂成名家余嘗思之公主擔夫貴賤懸絕迺敢揚眉攘袂不以介懷此其豪氣直前目無畏憚苟能會悟以此操觚自然超邁每見善書之士或當廣衆或值

尊嚴便逡巡縮澁凡以氣之餒爾松雪公書我湖天寧萬壽禪寺六字初於飯案試筆已後再三書扁終不及初遂以案爲扁至今存焉蓋初以無意而氣完後因矜持而氣弱也至於撰次亦莫不然東坡平生談笑伸楮萬頃波馳不風而湧何等自在及撰昌黎廟碑六一集序開口數語殊異故吾亦以東坡之氣爲二公所奪也辟如瀟灑儒生翩翩適度臨之貴重不覺跼蹐

張皇勉強安閒終不免於着力氣苟在我匹夫
可抗王公氣苟少頽卽蘇趙且忘其故步氣之
不可餒也如此然而有養成之氣見大心泰熟
習神閒有粗豪之氣旁若無人亦成一局此又
不可無辨

聖祖儉約

太祖開基凡百從儉以示萬世法程其在深嚴
之地者未由窺覩每於 聖節公堂設幄僅用

黃布竊意郡邑之製或出自有司頃聞萬曆丙
子 今上駕幸辟廱如先朝臨御之所各備幃
帳一皆以布爲之絕無羅綺至於御座亦甚朴
素無異官府公座之類但左右多一龍頭而已
卽此足以占 祖宗崇儉之實其深嚴服用器
具無不省約可以類知

類次書肆說鈴序

漢唐以來經史子集之外立言之士別成一家

以與經史子集互相發者如世說筆談之類暨
於學海所載以至本朝名碩諸公撰次種種
輕編薄牘不翅百千然其間或病於詭或病於
隨一編之中僅取數策甚或無一語差可者往
往而是此纂摩雖衆而誠足以末世亟賞者不
多得也歲己亥解后劉誠季君偶覩其所藏書
肆說鈴一帙廼太末葉敬君先生所著朝夕展
翫皆獨見之言無一勦襲而一稟於正大之義

先生學有淵源余最喜其應舉製稅而再閱是
書識者稱其曾中武庫豈欺我耶昔括蒼葉子
奇嘗著草木子至今傳誦先生人物非子奇之
比而其所闡發奧義又度越子奇遠甚要之異
日當並爲必傳之書何浙東葉氏之多雋也第
其隨得隨錄未以類裒有如草木子之各爲篇
析余因不量寡昧輒序次之自論詩至論字爲
類凡十二爲卷凡二今本目錄之後復存原本

國朝海金
卷目示毋忘其舊也先生撰述今且倍蓰於斯
儻嗣更有聞尚圖補輯或徼天之幸躬炙清揚
卽當願爲都養恭持敝帚以奉教於先生先生
不麾去否

鶴田券

孫太初寓武林南屏山嘗蓄一鶴自隨與許給
諫杞泉子善許爲置田三畝歲輸粟於萬峰深
處以充鶴糧而作券予之曰太白山人鶴田在

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從百
步計歲入粟三石有奇以其奇爲道里費而歸
其成數於杭之西湖南屏山歉歲則汰其半以
主人潤筆金取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某輸之
者主人之僕某董之者主人之弟某主人謂誰
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
更號雲邨後太初開
籠調鶴飛去廼用唐人想伊只在秋江上之句
首尾作詩六律兩人風趣雖林君復亦當欣讓

矣然山人之詩人習知之至於許公之券世罕知也余故備錄以為士林疇話

延年延壽同名異姓類考

前代同名者甚多容齋四筆已有述矣獨延年延壽之名尤為疊出未入網羅余披覽之餘得輒疏錄非曰炫博聊備談藪尚俟多聞者補其

闕略

宋延年

微子之後見史游急就篇

十劉延年

一懷昌胡侯一安陽稜侯

一歆安侯一祝茲侯一安定頂侯一復陽侯

侯一中鄉侯一樂都侯俱見漢王子侯表一

劉聰太宰見晉書一建平王東暉令延年暉

景子嗣始平王子鸞見宋書

縣名有賦七篇

見漢藝文志

漢溝

漁志

雕延年 臧馬侯 韓延年 成安侯二人俱李

延年 李夫人兄

兩杜延年 一杜周季子諫大

乘馬延年 乘馬姓見

田延年 陽城

嚴延年 河南太守二人

張延年 雋不疑傳

兩解延年 一廷尉見

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成方遂自稱衛太子

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俱見昭紀

者與桀同謀

俱見昭紀

俱見昭紀

俱見昭紀

俱見昭紀

卿表一棲霞人正統進士官
順慶知府入名官見萬姓譜
外戚恩澤侯表

辛延年 漢人有羽
林郎樂府

東郭延年 魏武帝
所集方

樊延年 見西京
雜記

左延年 黃初中
以尹

兩王延年 一僧孺
父孺以

顏延年 名延之
見文集

裴延年 敬後安史
之難老人乞漿待之盡

錢延年 慶曆間錢
知潞州時有本州通判姚攸為

石延年 字曼卿
即范忠

黃延年 紹興間
人知未

葛延年 閩清人
紹興進士

耿延 豐有捕盜功
見萬姓譜

年 南宋時人
提點江東刑獄專

饒延年 崇仁
人象

傅延年 百菊
譜菊

何延年 見蘭亭
記後跋

孔延年 孔子十二世
孫安國

馮延壽 楚王時乞食
仙翁見真誥

三劉延壽 一楚王
見漢

三張延壽 一富平
愛侯見

許延壽 樂城敬侯
見外杜

延壽

杜周長子見

韓延壽

左馮翊

范延壽

神

記漢宣帝朝斷三男共一

兩李延壽

一御史大夫或

云姓繁見漢百官公卿

甘延壽

義成侯見表

延壽

畫工以昭君事被

焦延壽

梁人京房受

王延壽

逸子有靈光

羅延壽

以父尚討李特

華陽

楊延壽

名椿北朝人

高延壽

唐太宗征

來降見松

能延壽

唐京兆尹

余延壽

選杜詩

記

朱延壽

楊行密內弟陰謀

任延壽

殺妻兄

因兩難經死

兩趙延壽

一叛唐降晉為契丹

見列女後傳

兩趙延壽

所執後屢引契丹寇

晉見五代史一呂頤浩前將軍後

陳延壽

北

宦者勸主殺弟桂

僧延壽

宋開寶時人號智

王璇興見續綱目

宋孝宗時金世宗嘗謂其在

見西

移刺延壽 官汚濫豈可接蠡州同知見

綱鑑大成

昭余兄贈歐餘生解

歐餘即今之昇山其

王勾踐之後為此亭侯子孫遂為歐陽

氏因右軍與客登之歎曰百世後誰知

王逸少與諸君昇此乎改今名

康侯弟以歐餘自命或有問於余曰士志崇竝
羞稱卑局故崑崙溟渤人據爭雄若所謂歐餘
者稽之往牒雖王孫之肇域未足絜大於介丘
岡微千仞眺詎八區見張羽昇山味康侯獨有取於斯
也意者慕逸少之登臨乎遡歐陽之受氏乎羣
峯聳峙奚事崕嶮余爲之解曰吾弟之所以稱
歐餘者寧直欣慕古昔文字之宗耶名巒巨浸
發自兌維下而東來障惟砥柱不有砥柱吾不

知狂瀾之消歇也浙西諸山共祖天目天目之
水注於具區經由茗雪而東屹然並峙於末流
者孺山在其北歐餘在其南不有兩山吾恐頽
波之靡靡也先少保公仕於成弘嘗以孺山自
號蓋以東南波蕩我其障之卒也勛烈著於
中朝爲宇內砥柱先宮保公仕於嘉靖文華赫
奕當代辭宗固嘗號曰午塘塘卽襟帶兩山之
陽者也今康侯陟彼歐餘東向旋顧左而孺右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五
而塘允懷兩少保於不忘也所謂處已厚而取
名廉者其歐餘生之意乎歐餘生聞之迥爾而
謝曰何敢當何敢當吾兄殆命之矣請書之以
爲勗

董然明爲詠歐餘

佳山積葱翠峭石何嵌岑逶迤碧澗轉空谷曠
且深曉暎散平田莫嵐疊遠林離離松與檜可
喻達者心達者誰其人白袷青爲衿藏器須明

時寧靜貴陸沉閒坐蒐遺帙高枕蘿薜陰時窺
獨鳥還兼聽饑飈吟會意溪水流揮手理素琴
臨風舒悲嘯蕭颯多高音真趣日以領埃霧豈
足侵曾聞晉代賢茲山恣招尋念之深歎息僮
仰殊古今行樂在幽境對子私爲欽余其躡芳
軌終然齊尚禽

歐餘湯錄卷第九

烏程閔元衢

翟公不達

翟公失勢之後門可羅雀及再得勢而去者復來於是大書謝絕恍然悟此輩之不足容也公何待至此然後悟哉當賓客闐門之日便知蠅營蟻附之輩不過腥羶之是逐耳腥羶一滌自爾之他何足怪也故有識者身丁烜赫而凡曲

意趨承或以貨賄或以諂諛苟可動我懽心無所不至者卽宜量度一旦時異勢殊反眼颺去必更投炎不在我矣敵體者異以郤之卑下者厲以擯之不使得以溷我左右惟是落落難合之士猥枉接遇納欵輸誠不幸而坎壈寂寥彼自睠戀如故所謂招之而不來者斯能麾之而不去也不蚤見於未形之先而徒悔悟於牢落之後反令豁達雅量謂我淺衷適以自榜其不德矣廷尉公之見殊與達人異哉然此公幸而再振方得快其憤憤不平之詞有如一跌而不能起不將抱恨於莫吐乎世之遭際當途者慎無爲若輩所迷媚而長抱莫吐之恨也

四紀太初逸詩

震明沈君

傲始

憲副明陽公仲子我翁晉垣公

之從弟豪爽不羈開誠披襟偶過齋頭談及孫劉遺藁君曰我從陸氏得兩先生手蹟數章皆

以質侍御玉厓公者蓋公卽茗溪五隱中之一也遂攜以示余劉詩次入集中孫有重遊一首云亭上無人景更幽晚來藜杖喜重遊月臨前浦光初濕樹帶平波影欲浮千里烟雲連北固一時形勝俯南州郡侯還有顏夫子能爲高人葺釣舟

玉厓山莊在郡城之東七里沈長山其上有古桂亭俯瞰碧浪錢山如在几下

想太初再登此亭故有是作

又有君馬黃一首云君騎兩耳

黃臣騎五花驄相顧一千里願追君馬風雨詩

俱未見漫藁因憶曩有許示山人詩者已而秘之似爲愛重山人恐卒令山人之詩必至沉淪非善於愛重者也震明一言契合隨吐珍藏寧其豪爽足多太初遺珠抑亦藉以輝煌也已

書王海日坦翁紹興去思碑記後

翁在任五旬隨被瑾奄挾私罷黜退居長城此俄頓化功民心倦戀實此之由海日先生碑記第言廉公儉約不敢直道其由蓋此在正德三

國朝文獻通考
年正瑾焯燎原之日翁以五月涖任越民九月
樹碑公文是以無一言及恐犯其鋒若以今較
絜使有值如斯此碑亦無敢樹此文必無敢作
直至五年八月以後或能張膽一明言耳由此
言之豈惟翁弗可及卽海日公亦豈易望哉

再紀先公逸藁

世廟二十八年
在朝名鉅以詩文壽分宜相者
彙爲壽春堂集先公有堂記一首家刻失載余

得之集中敬書之以補逸記云少師大學士介
谿嚴公自嘉靖丙申拜大宗伯已而踐台司陟
元宰位日益峻年日益高公卿大夫每歲逢公
初度輒走賀而公方恪勤贊襄朝夕匪懈往往
謝却之及是巳酉春正月廿有二日實公七十
初度之辰公卿大夫則相與合詞而請之必致
賀焉公不獲辭於是以次奉觴上壽而爲序爲
賦爲頌爲歌詩揄盛德而祈純嘏者炳焉盈帙

適公之嗣子太常少卿德求闢堂於第之東南
訖工公乃諏日分曹宴饗新堂肇自元夕至於
旬時交懽浹和其樂衍衍禮既畢太常君因題
其堂曰壽春而屬某爲之記某竊惟仕宦而壽
者多矣壽而無闕於治忽僅爲一身一家之慶
耳惟公相中興大有爲之君以行其志而弘
其道凡典章政事所當修舉釐正者出其謀畫
無不合大中而稱上旨弼成惇大明作之治

以惠中國以綏四方而公之功烈碩大卓偉章
章焉不可蓋也由是觀之公之身豈非治忽所
闕而其壽也豈若一身一家之慶者耶公旣躋
七袞而其神氣愈晬入則奏對出則延接終日
無倦容雖少壯人亦自以爲不及則由今而耆
而期功業繼於無窮焉蓋天所相也若是而賀
且宴宜乎談者嘖嘖稱爲事之勝矣且其時爲
春春於四時其德爲元其氣冲融鬯達發育萬

物公位首輔代天理物握鈞衡以生育天下天下之人蒙其澤也優裕康逸於泰和之世如遊壽域如登春臺孰非公之賜耶則所謂壽春者公與天下共之矣某叨從賀客周旋斯堂之中又忝以文翰從公後於茲具美謹用紀述而樂與天下道焉曾孫元衢錄訖莊誦輒題其後曰分宜此日權傾中朝當時染翰諸家必謂伊周伯仲而我公之記敘事簡嚴無一贅語褒美之內實寓箴規至今朗讀再三毫無阿意允哉垂世之文匪直體得臺閣而已

弁陽老人

吳興郡城弁山環遶其後周公謹密迺本郡人故以弁陽老人爲號七修類藁云公嘗居華不注之陽因號弁陽老人則宜曰華陽而何以弁陽稱也

雲霓

註云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果見而雨止大旱望之何爲余嘗驗之虹隨日所映朝西暮東東虹止雨西虹卽雨故詩云朝濟於西崇朝其雨言虹西見雨卽時來而註又云其雨終朝而止且曰俗謂虹能截雨信然不知暮虹截雨朝虹致雨旱望之霓迺致雨之朝虹而謂爲止雨誤矣諺不云西東鸞日頭西鸞雨鸞者霓也

書潛穎錄後

潛穎錄一書余聞其名舊矣未覲其書未知作者何氏甲辰得張孺愿廣玉壺冰閱其末有二三條始知爲閩陳益祥作猶未覲其全也丙午遊白下肆中有售陳履吉山居雜志其敘則撰自百穀王先生亦未遑披覽未幾得莫廷韓集見所謂潛穎錄序欣然讀之其稱字履吉與雜志同因私詫曰豈卽是乎亟購之孺愿所哀宛

存在志還過金昌訪百穀有陳林二生在坐自稱閩人地同姓同因漫問識履吉耶陳曰余諸父也問其年已週甲矣久謝世紛不出矣復問王先生序在何時先生曰已二十年所向已托志煙霞固宜今之長往不返也二生倉遽別去夫書一也不一其名不一其序覲面而相失多方而不獲不旬日耳得其書又適遇其人之子姪又且得其製序之歲時向使不覲雜志不讀

莫序卽覲矣而非有王先生序則履吉之字不留於目卽讀矣而非履吉之字有同於志將終身以不見潛穎爲恨也卽知志錄爲一矣而不值其子姪叩其行踪又不值其製序之人究其高尚在於何歲則誦讀雖勤夢想其人未知何似猶之缺然於衷也今皆不爾迢迢閩浙同居此世何幸有若人耶

丹陽道

余往來丹陽見所謂攤山之處兩涯積土一綫中流百丈登高顛頓上下翕張罔措傾耳鼓聲想行蜀道艱難大略近此第蜀石巉巖可畏而不可轉攤山浮土一鍾可以絕流設有無知吾恐雲集漕艘安能飛渡當事者假開黃河萬一之鈔廣濬洪渠庶或可無虞爾

泰安香

邇來泰安進香四方鱗集虔誠致敬翕然同心

余初謂泰山有靈是以令人敬信至此及讀馬孟河東封紀行廼知今日畏奉之神原非出於朝命如太和太素等宮不過以訛傳訛望風徼福亦一淫祠已耳至於祀典所載泰岱神明寥寥荒宇自有司時享之外杳無足音嘗竊辟之則天之朝趨踰濟濟房州帝子不見天日可慨也夫

焦澹園先生仲秋贈別

余慕焦太史澹園先生久矣頃與允兆解后
金陵復道先生雅度春和喜引後進不量寡
昧攜敝帚謁之先生卽啓覽數條忻然點首
繼以清讌惠以題詞且曰後晤尚有待也不
意抱恙而旋匆遽遣謝先生贈詩一律

千里霜飛落木初客心一夜憶尊鱸到來曾擅
吳都賦歸去應成越絕書鴈底風帆橫極浦雨
中烟草過姑蘇南枝莫惜頻相訊知有梅花滿

故廬

退之非自誣窺竊

進學解云窺陳編以盜竊余謂退之藝林宗匠
力起積衰裁自創製猶云爾者謙耳後閱淮南
子主術訓有云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
也大者以爲舟航梁棟小者以爲楫楔修者以
爲欄棖短者以爲朱儒枿櫨無小大修短皆得
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

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不棄者而况於人乎則知解中所云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欂侏儒椳闈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是卽巧工制木各有所施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是卽良醫橐藏各有所用登明選公雜進巧拙寸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

相之方也是卽莽材不棄而况於人退之自稱窺竊寧自誣乎特淮南之文流動圓轉勢若走盤退之雖不襲其詞僅襲其意而三段平鋪未免失之方板終有所不及也雖然韓柳差殊惟是無界限有界限一圓一方之少別耳豈退之至此獨有界限之可訾乎凡以淮南先自處圓退之不得不尋方立異以滅跡藏形此又善竊者之機局也孰謂退之無盜竊孰謂退之徒盜

區館涉金
竊乎哉

文廟禮樂

玉華子嘗言文廟樂舞揆之夫子生平甚不相似宜按其行事以及鄉黨儀容庶幾象功象德頃在南雍閱其祭器且有磁磬木槃於其間反不若郡邑宮牆尚多俎豆猶有可觀夫辟靡首善之地文廟禮樂之區在事者安得澆日則有司存惡用紛更爲也

序選坦上翁集

衢自齠齡及聞我湖流寓名賢有秣陵劉公元

瑞關中孫太初山人兩公隱顯不同皆皎皎不滓頡頏千仞高風逸軌令人鄙吝不覺頓消然第向慕其人猶未窺其深也已而讀山人澆藁想見飄然遺世之志竊謂青蓮君復之後太初一人而已惜也奄逝行卷無幾何存是用旁搜輒爲紀逸元瑞自越守退居長城之坦上迄於

卽世歷五十年餘篇什流傳宜乎倍徙迺滂藁
授劔至再至三而元瑞文章寥寥甚觀故霽寰
吳中丞嘗感悼云漫道詩文比金玉茂陵遺藁
散誰收三復斯言殊增嗚咽凡公手墨遇卽購
藏近百餘牘或其製作散見雜出以及他所收
貯隨得隨錄又已若干復購之厥家得公文集
十有二卷勘所固有大都未備勤拳數載而後
公之遺藁稍會於斯更念翰藻淋漓必有無限

珍襲尚埃廣叩未克成編適梁谿陳太尊公簡
領郡綬嘉獎人文撫綏孱羸公廉仁儉直與清
惠異世同符意氣相孚謀梓公集衢私欣幸元

瑞由茲可不朽矣於是出所素蓄汰其冗雜者
半益其集之闕略者十五參訂其誤謬者十之
二三不以少有遂足亦不以徒多爲貴逖稽精
閱彙卷如舊再增六焉爲公而作者以附錄殿
之而總目之下必詳所自來不敢沒傳授者之

力庶幾聞風興起各效其奇終爲完璧此邦文
獻並出孫劉鬱乎輝煌榮施若雪惟太尊公振
揚之所致也小子何知敢希僭廁特以元瑞筮
仕刑曹先少保卽爲推重迨其懸車坦上先宗
伯亦嘗與之倡和贈貽兩世慇懃通家末屬絕
懷先子矧際作興自倍留情寧知罪我不稱爵
諡而稱坦上翁者從其雅志所自命也選輯已
因拊案而笑日中丞往矣亦知茂陵遺藁有今

日乎謹序

吳江長橋

嘗讀王半山集其所撰知常州李餘慶墓誌盛
稱築瀕湖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
患至今賴之若謂不世之功豈知舳舻無虞淤
泥日積垂虹一帶彌望菱蘆圈築成圍膏腴千
頃洪波浩蕩傾瀉何從吾恐上流一方不至於
魚不巳也然而長堤卒不可廢 國初浙臬設

官專董水利必兼浙直自有深思以爲欲治上流而下流非其職掌無能爲也使之統攝歲漕漲沙東逝滔滔可免汎濫奈之何宦吳者惟以湖賦日增可充私橐宦浙者雖帶江南名色而號令不行於松陵任民田疇不聞開導寧直有妨震澤自湖流漸微不能衝激潮沙漸滯吳淞亦漸壅淤邇者剛峰海公撫治吳會畚鍤徒勤曾不知充塞之故也由此言之長橋之築非惟有梗西鄉其堤岸之東貽累亦不小矣

貢行分試

嘉靖戊午按史樊斗山典閩試事歸安東溪張二溪諱景星以選貢起家補將樂尹樊檄入簾時甲科在列各獻程文迺獨賞二溪典雅分卷倍諸執事登薦數人咸一時髦杰貢行分閱試卷前此未有聞也見施璉川所撰墓誌

國朝通志

三



